

李可染画语



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
●日月山画谭●

笔 画

画语

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

李可染画语——日月山画谭

编 者：王 琢

责任编辑：陆宗铎 曹 齐 装帧设计：杨利禄

出 版 者：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

(上海长乐路六七二弄三号)

经 销 者：全国新华书店

一九九七年四月第一版

一九九七年四月第一次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5.375

印数 0001—5000

ISBN 7-5322-1737-X/J·1642

定价：15.00 元

出版说明

当代中国画家的美术创作经验，对于发展繁荣美术创作，指导美术初学者，均有十分重要的意义，并为后人研究当代画家，可以提供详实的第一手资料。基于上述愿望，我们汇编出版《日月山画谭》丛书。本丛书不按画家的成就高低来排列，而是将已编写好的先行出版，以后不断选择卓有艺术成就的画家，选编其创作理论，加以整理，编辑成册，使本丛书发展成为一套极具学术性的资料书。

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

李可染画语寻味录(序)

秦牧

我国当代最杰出的若干国画家中，李可染卓然自成一家。一九七九年底，我准备为他的山水画集写序的时候，曾经到过北京李可染的画室。这位老画家把他的许多精彩之作逐件挂到壁上，让我观看，并且一一作了介绍，那种一丝不苟的精神，给我很深的印象。为了进行深入的了解，我不但看了他的画，也还读过他的好些画论。应该说，他笔下的千岩万壑、层峦叠嶂、云海变幻之奇，瀑布飞流之美，那种雄浑秀逸、博大深邃的风格，固然使我喜爱；他的画论，那种掌握辩证法则，不偏执一端的艺术见解，同样使我感到兴趣，我以为那是相当中肯和精辟的。

可惜，我当时读到的只是一小部分。一年之后，友人王琢把他所辑的《李可染画论》原稿拿给我看。这事情使我感到奇特而又有趣。王琢同志是

李可染画语

二

经济学家，没想到他对国画有这样浓厚的兴趣，但是细想一下，也就觉得这是不难索解的。一个人的兴趣，总不会只限于自己从事的专业。一个工程师同时是个球迷，一个医生同时是个提琴手，这样的事情，是我们常常见到的。一个经济学家，同时喜爱美术，又有什么奇怪呢？这样的业余爱好者，对于某一门学艺的关注之情，有时还可以达到入迷的程度。这本画语虽然只有四五万字，但是搜集整理者可着实是煞费一番功夫的。李可染的画论，被系统地归纳成六个部分。这就是学艺、传统、意境、笔墨、写生、创作等六篇。从学习入门的基本功，以至广泛师承，形成一套美学观念，师法造化，提高笔墨技巧，发挥创造性等等方面，都谈到了。这本画语，具有相当的体系性。

由于艺术各部门的基本原理是相通的。所以，尽管我们这些并不从事绘画的人，偶然读些美术家们的画语录，却常常感到得益不浅。不久以前，我才知道好些画家、摄影家、演员，尽管并不经常写文章，但也喜欢读作家们

写的文艺理论。由于艺术理论的根本道理息息相通，就产生了这种「同声相应，同气相求」、「心有灵犀一点通」的状况。我甚至觉得，越是有成就的艺人学者，他们在广泛求师、博采众长方面就越是要做到家。从这本画论中可以看到李可染正是这样做的。他不但向历代的名画学习，向齐白石、黄宾虹、徐悲鸿等大师学习，向西洋画法学习，也向诗人、演员、琴手、书法家等等广泛的吸收长处。他抨击学习上狭隘的功利主义态度，认为「艺术的功底要扎得牢固，根底要扎得深广，才能成为参天蔽日的大树。不然，只能冒出几颗『豆芽菜』，独根独苗，单薄得很，幼嫩得很，不能成器」。他勇敢地提出：不但要向高手请教，也要向比自己水平低的人请教，以彼之长，补己之短。他认为不但「要向成功的优秀艺术作品学习，也要向有缺点的艺术作品学习……有的作品构思很好，意境也美，只是意匠手段不高，以致表现得很不充分。我们可以学习它的构思和意境，经过自己的努力，表现得很充分，使失败的作品变为成功的作品。这个成功中就包含着从别人那里学来的好东

西——构思和意境」。提出向高手、向成功之作学习，是一般人都能办到的。但是，提出向比自己水平低的人学习，向有缺点的艺术作品学习，就是很多人人都能办到和理解的了。但是，这恰恰是真正的广泛师承所不可忽略的一个重要方面。韩愈所说的「弟子不必不如师，师不必贤于弟子」，早就包含了这种卓越的思想。我以为这不是立异鸣高，也不是故作谦逊，而恰恰是一种诚恳的科学态度。

李可染曾向齐白石、黄宾虹学习绘事十年。在这本画语中，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两位老师流露出十分深厚的感情；而且在学习态度、艺术主张、重点学习历史上什么画家等方面，都受到两位老师深刻的影响。白石老人致力绘画事业时间长达七八十年，不但在中国美术史上，而且在世界美术史上，都有他卓越的地位。齐白石的画语录，我读过不少，内心相当折服，我以为这位前辈不但是卓越的画师，也是出色的美学理论家。李可染的画论，和齐白石的画论，若合符节的神似之处，非常之多。齐白石说：「作画妙在似与

不似之间，太似为媚俗，不似为欺世。」李可染的绘画印章中则有「不与照相机争功」一语。齐白石提出「胸中富丘壑，腕底有鬼神」。这和李可染提出的意境和意匠关系的理论，也如出一辙。

更有趣的是在重点学习历史上那些画家方面，我们尤其可以看到李可染受到他的老师深刻的影响。齐白石在广泛研习历代的画作之后，「入乎其内，出乎其外」。对于那些陈陈相因的临摹之作加以唾弃，在题山水画的诗中曾写下这样的句子：「一笑前朝诸巨手，平铺细抹死功夫。」但是对于徐渭、八大山人、石涛等画家，却是始终心服的。他有过这样的话：「青藤、雪个、大涤子之画，能纵横涂抹，余心极服之。恨不生前三百年，或求为诸君磨墨理纸，诸君不纳，余于门之外饿而不去，亦快事也。」而在这三个人中，对于石涛尤其佩服得五体投地，认为他的画「空绝千古」。在齐白石的诗作中，有不少是专为石涛吟咏的。例如《题大涤子画像》诗：「下笔谁教泣鬼神，二千余载只斯僧。焚香愿下师生拜，昨夜挥毫梦见君。」《题大涤子画》诗又这

样吟咏道：「绝后空前释阿长，一生得力隐清湘，胸中山水奇天下，删去临摹手一双。」李可染对于石涛，同样备极推崇。他说：「明清两代画坛上食古不化之风，曾遭到一些革新派的反对。清人石涛痛斥那些把师造化变成一句空话的正统派画家。在他的画语录中，针对那种脱离生活的、一味仿古的恶习，提出『搜尽奇峰打草稿』的艺术主张。他慷慨陈词：『古之须眉不能生在我之面目，古之肺腑不能安入我之腹肠』，他发出了『我自发我之肺腑，揭我之须眉』的大胆革新的宏论。」这类赞美石涛艺术主张的话，在李可染画语录中是经常出现的。从这件事，可以见到在艺术上获得相当成就的人，是怎样的尊师爱师，认真进行学习继承，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创造、革新，从而变化发展。这两者初看似乎矛盾，实际上却相反相成。这也就是「学而后创」了。石涛的话：「搜尽奇峰打草稿」，「我自发我之肺腑，揭我之须眉。」从艺术论的角度来看，是十分正确的。他所申述的也就是深入生活实际，将素材加以概括提炼，在共性的基础上发扬独特性的艺术法则。在艺术素养已经

成熟的基础上，敢于「删去临摹手一双」，敢于谈论性灵、发扬个性的艺术家，他们的作品，不论是诗、是文、是绘画、是雕塑总归比较有创造性，独特清新，引人入胜；决不是那些不脱窠臼、陈陈相因之作所可比拟。齐白石、李可染这样推重石涛，实际上也就是在长期的绘画实践中，融会贯通之后，对于艺术规律坚定信念的体现。

这本画论因为是出自一位写了万千作品的画师之笔，因此，颇有不少精彩的议论。记得有些论者谈过：大匠能够教人以「规矩」，但不能教人以「巧」。那意思是说：巧妙的艺术本领是可以意会而不可以言传的。我个人的看法并不是这样。大匠，是能够教人以「巧」的，否则就不成其为大匠。问题是：听取这种谈论巧妙艺术道理的人必须具有一定学养基础，否则就不可能心领意会，触类旁通。我以为，李可染这本画论也告诉人以许多「巧」的道理，它体现于好些警语之中。例如：在谈到公式化和规律性的区别时，他说：「反对公式化并不是不要规律。公式化是规律的简单化，而任何艺术

都是有它自己的规律。中国画的精华，我认为是它从来反对自然主义，既讲究规律又富有生命力。」简简单单几句话把道理说得十分清楚。又例如：

在谈到艺术创造上「意境」和「意匠」的关系时，李可染说：「意境是什么？意境是艺术的灵魂，是客观事物精粹的集中，加上人的思想感情的陶铸，即借景抒情，经过艺术加工，达到情景交融的美的境界、诗的境界。」而「意匠」又是什么呢？他认为「表现意境的加工手法，就是意匠」。「意匠」中的「匠」字，是个很高的誉词，「独具匠心」、「一代宗匠」，都是崇高的誉词。「而意匠的内容又如何呢？」他说：「中国画的意匠手段，就我体会，可以概括为意匠三法，即剪裁、夸张、组织。」具备了这一切之后，再加上娴熟的笔墨功夫，自然就可以写出精彩作品了。

在谈论写生的时候，李可染认为「写生，是对客观事物再认识的深化的过程」。「我们要把人、社会、自然界，看成是老师中的老师」。怎能不在写生的基础上进行创造呢？他又提到「艺术家应当忠于生活，又不是愚忠」。像

这一类议论，我以为都相当精辟。因为这些片言只语，正是许多重要的艺术道理的升华和结晶。

这本画论，还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地方，就是不管谈论哪一方面的事物，画家都能掌握辩证法则，不把道理讲到绝对、极端的地步，忽视相反相成的另一方面。我以为能够掌握事物普遍存在的矛盾法则来谈论问题，不偏执一端，不顾此失彼，正是一个艺术家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。尽管辩证唯物主义作为完整的科学的哲学，是到了十九世纪才出现的。但是因为辩证法则原本就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。因此，每一个领域的熟练的工作者，在他的工作领域之内，总得或多或少地接触到这些道理。即使这些工作者并不是哲学家，甚至并不怎样系统懂得辩证唯物主义，也并不例外。这种情形，就是在古代艺术家当中也存在的。苏轼的《琴诗》：「若言琴上有琴声，放在匣中何不鸣？若言声在指尖上，何不于君指上听？」可不就很好地阐明了艺术创造上主观和客观统一的道理么！古代的艺术家尚且阐发了这些道理，当代

的、受到辩证唯物主义教育的艺术家，当然有理由在这些方面更加高明一些。李可染在论学习与创造时，提到「学习艺术传统，我的体会是：以最大的功力钻进去，以最大的勇气攻出来」。像这种学和创，广泛师承和有所扬弃，深入生活和反对自然主义，以至于重视技巧而又反对技巧主义，奇与正，实与虚，苍与柔等等方面的兼顾掌握，都是贯穿了辩证观点的。

我很希望李可染同志在继续画事之余，进一步发展他的画论，使它更加丰富和充实。我以为这一类的画语录，是很可以传世并对后学者起一定的启迪作用的。李可染对于历代画师、著名演员、胡琴妙手、书法名家，都感到艺术上有可以学习之处。而王琢同志和我，又对于他的画语录感到兴趣，可见：学习这件事，范围着实非常广泛。如果各个领域的人们，都能进一步发扬广泛学习的精神，互竞雄长，而又共同提高的话，社会效果一定十分可观。我冒昧写下这些对李可染画语的读后感，如果说有什么寓意的话，那就是：希望各行各业都来学习本行业以至其他行业能手的长处。在我们的社

会主义社会里，同行不是「敌国」，隔行并非「隔山」。同行人的长处，值得我们赞美和学习，而隔行人物的优点，同样，「他山之石，可以攻玉」。

一九八一年一月于广州

目 录

李可染画语寻味录(序) ······	(一)
一 学艺 ······	(一)
二 传统 ······	(二九)
三 意境 ······	(四〇)
四 笔墨 ······	(六四)
五 写生 ······	(七五)
六 创作 ······	(八六)
李可染及其艺术成就 ······	(一一〇)
后记 ······	(一三三)
李可染年表 ······	(一三七)

一 学 艺

长绳系日 天道酬勤

齐白石老人有一方印章，文曰：「痴思长绳系日。」是说「尺璧非宝，寸阴是竞」，为了不让时光流逝，恨不得用绳子把太阳拴住。齐老还有一方印章，文曰：「天道酬勤。」他以此为座右铭，勤奋自勉。在他八十七岁到九十

七岁这十年里，我有幸能为他老人家磨墨理纸，深受齐老这种精神的陶冶。

齐老早年在湖南农村作木匠，每在夜间勤奋练功，以松明为灯，以旧帐簿纸作画，一部残破的《芥子园画谱》反复摹写达数十遍之多；后来又在家宅四周，种花种树，养虫养鸟，直接观察自然界物象的神姿风采。他五次出游，走遍了半个中国，生活经验极为丰富，观察社会现象相当深刻。如果仔细考查一下齐白石先生一生的作品，不难发现，他是走着一条多么困难而又漫长曲